

歸震川尺牘

文明書局印行

歸震川尺牘

與王昭明

甲寅之歲。播越山中。得日領教誨。方爾還定。而公遽有遠役。隔闊遂逾一紀。老大以來。惟有孺
亨與相親依。不意遂至溘然。身後事極可痛心。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。頗以自得。而一二年間。
雙江念菴相繼凋謝。顧公亦何所嚮。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。荅簡公集。向王知郡委校定。僕不
敢自專。並與孺亨商榷。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。公邇來當益復深造。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。僕
晚得一第。而祖父皆不在世。千鍾不洎吾心。悲徒增傷痛耳。今當為令太湖之濱。採山釣水。聊
為吏隱。無足言者。同年胡原荆之任。附此不備。

與某三首

僕以未造朝。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。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。只世人知己難得耳。遠別。不能不
惘然也。有便當奉聞。

又

承寄書。比出京方得之。遂不及報。然壯足下之志。必能進於古無疑也。顧非可徒言。在積累而
至之耳。昨到家甚念。欲一見。然久出應接紛紛。知足下以疾不至。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。奈何。
宋史何人乃敢爾。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。即耶律氏猶可。金元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。此可
比之劉石。為辱載記耶。老大沾一命。恐有簿書之擾。而此志殊不衰。若天假之年。必能有成也。

又

還舍時不覺忙過。未得略從容歇坐。此行真媿故人。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。佛有兩過。謗孫陀利旃遮女者。此自不知佛。於佛何損。修到時調達推山。何懼也。邢中極有高僧。土人畧不知之。僧家亦無知者。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。僕頗訪得之。欲表著其人。此等皆有得者。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。宦途所見皆可厭。思與吾丈一談。何可得。

與徐子與

欲奉候者數矣。顧難於遣人。是以遲之。乃辱賜書及多儀。感愧感愧。張人去後。凡三附書。以彼機穽可畏。不勝杯蛇之疑。行計殆輟。承教即復翻然。王大夫報書云。良玉不剖。當有泣血以相明者。僕雖媿此言。然京師士大夫相信。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。即北轅無後顧憂。尤恃吾丈力也。薄儀附致。求脩之敬。草草希宥。

與陳伯求

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。雖足下之素知愛音。問殆至隔絕。今一月兩致書。有所迫不得已也。已上疏乞解官。只恐所使人或有遭迴。及先人所得恩命。須先行幸留。念媚嫉之人。亦足以快志矣。而信信猶不已。今世亦有一種清論。但其人方受訐。莫肯言。向後乃稍稍別白。則其人已焦爛矣。吳興方置獄。掠無罪人鍛鍊。為罪人解脫。甚可駭。此其於僕。非直蚊虻之嗜膚而已。不得不恐。為知己言之。

與周興叔

向人遣赴京求解官。諸公來書皆勸勉。以為不至。無以間執讒慝之口。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。復黽勉北行。然長林豐草。是其本性。度終不可久。康也。吳興事聞。邇者氣談稍沮。然毒螫終未已。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。小文副薄儀。聊致臚敬。諸不敢言謝者。叔向不見邪。奚之意也。乞鑒念。

與徐子言

向辭處山縣。不與世通。遂不覺違離數載。懷仰何可言。常怪吾吳中宰縣者。坐貴之甚。幾與民庶隔絕。頗不然之。故為縣一切弛解。雖兒婦人。悉至榻前與語。每日庭中嘗千人。必盡決遣而後已。不為門戶闢入之禁。至所排擊皆大奸。待士大夫必以禮。而未嘗不以情處。獨流俗所以為訾者。不馭吏也。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。不幸有所忤犯。致凶德參會。極其排陷。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。僅不竄謫。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。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。即具疏乞解職。南岷王公故相知。抑不上。復貽書勸勉。然次且乃至。五月到邢。意已悔恨此行矣。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。遇執事江陵。備道見憐之語。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。張公以是頗相禮遇。隔越數千里。無尺素之文。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。即聲教無不聞。極令人感嘆。特遣人託子完寄謝。會晤未卜。不勝瞻跂。

與朱生大觀

令弟重趼數千里來。力不足以振之。然高義已動京師矣。鄙人官資何足道。只平日在貴縣。不

曾欺神。不曾欺民。今見貴縣之人。真無慚色也。如得掛冠還相近。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。

與徐道潛

向云萬樹梅花。徒見其枝條。山中猶寒。即今多未破綻。日令慎奴探之。居人云。年嘗到二月中。花始齊。魯叟乘此時來。且有月。益奇耳。今歲節氣晚。若要桃花。須清明後也。社約初意合得亦好。但諸人志趣終不同。當以閉門為上。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絆耶。僕在此亦甚苦作文。每把筆輒投去。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。日夕望面晤。不復多及。

與王子敬 三首

來書善敘事理。恐不能復加文飾也。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。平生悔見貴人。獨此行為無悔耳。事亦已即決。甚明達。向人昏瞶之甚。泥團不足盡之也。

又

事未能遠度。文書已下。恐無更變。且得的確。乃可行也。計此門一啟。士大夫如牆而進。尚容鄙人置足耶。昨陳子達書來。勸入城。答之云。此間有二奇。不見戴烏帽乘軒人。盜賊數過門。不肯入也。此間未嘗不荒。小民習慣。更安帖耳。

又

老況不堪。明春非討差即請老。子長孟堅。今世何可得也。與麓已進奉常。太巖改璽丞。初到未相見。阜南衙門熱喧。亦少會。然每見殊有猜疑。先隅行邊久不還。方念之。大抵今日京師風俗。非

同鄉同署者會聚少。人情泛泛。真如浮萍之相值。不獨世道之薄。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。

與陸五臺

向者輒敢通書於門下。乃辱不鄙還答。往往多推獎。兼以教誨之語。然於此年時。欲南山射猛虎。其為不自量。可笑也。沈茂才來顧。特因致謝。水利纂一部。附奉左右。此為東南利害甚大。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。幸賜省覽。

與沈敬甫 三首

午睡起。閱諸論信如所諭。中有實物者也。大抵得於四明為多。或言四明誤君。定謬耳。此等之作。混於數千卷鳥言之中。有鼻孔者必能別之。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。

又

為文須有出落。從有出落至無出落。方妙。敬甫病自在無出落。便似陶者苦窳。非器之美。所以古書不可不看。

又

大水沒路。不通人行。遂至音問隔絕。此鄉慙連年亢旱。今歲却種花荳。淫雨滄爛。奈無圩岸。橫水泛溢。莫能措手。昨兩日雨止。覺水退一二寸。一年所望花荳。已無有矣。方令人番畊。買秧插蒔。倍費工本。又太後時。然不無萬一之望。人來言西鄉極恒擾。非是此地高強。此間人耐荒。西鄉人不耐荒耳。文字三首。送敬甫子敬懋。儉共觀。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。富擬王侯。文

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。可笑。吾無隔日儲。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。殆不可曉也。

與吳三泉九首

沈母文草畧。殊不足觀。僕所以不辭者。非謂其能於此。蓋肄業習之也。顧汨汨俗學。胸中無此意味。而強為之。斯汗顏耳。幸賜裁削。或甚悖謬。勿出可也。

又

綠蕉可分。乞命守園者為銀鹿助強。以家僮他出故也。建蘭遺種。公固以棄之。并以賜僕。何如。僕舊時讀書東臯。後家居為作志。以為恨不得負其地以歸。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。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。幸恕不廉。

又

昨侍坐燈下。偶懷遠人。不覺為情所使。中夜思之。赧然汗出。此亦侍於君子之愆也。已知罪矣。晨欲往東臯。然心火騰沸。鼻中頗有氣息。遂懶束髮也。

又

有光久辱過愛。每以古人相期。自愧齷齪。負慚知己。中夜思之。痛心赧面。昨以亡友之故。傷其泯滅。輒強所不能。且欲執事一言以為進止。亦以執事惓惓之意。令人忘其羞澀。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。光何敢當。光何敢當。李君之輩意氣何如。而韓文公抗顏為師。光何敢望萬一於君之。而執事以韓自處。則無不可者。光平日議論。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。豈大賢君子引進後。

學法固當爾耶。抑以光之庸鷥重以激之耶。嗟乎。光何敢當哉。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。則光也不敢不勉。異日或不負為門下士。執事之賜多矣。

又

彌年沉病。無一日強健。而學荒落。坐視歲月之去。惴惴焉恐有所失墜。無聊之甚。大不類少年意趣。以故不能時修禮節於左右。可謂之簡。不可謂之負也。僕雖極愚。然亦有耳目。黑白醜惡。不至甚顛倒。私自念執事。僕所當終身服事者。他人之望門下。曾不得側足而立。雖執事假之詞色。終以不類自引去。僕乃得置門籍。令比肩為人。如是而猶有背戾。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。不至此也。執事常時有所教訓。未嘗不佩服以為至言。顧僕外之所示者。常不及內十之一。若不能有所承受。此乃質性已成。不可矯強也。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。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。則執事之過也。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。則見絕於門下亦久矣。水之為物。流動而善入。然丈五之溝。朝盈而夕除。頑石伏於道左。愈久而不易其處。執事將何所取乎。早間得書。意執事垂念之切。覺僕疎遠。教誨之至。惟恐其不從。故為此言激之也。無可答者。遂謝來使。然終不可不自明。輒復喋喋。病中遣辭昏晦。終不足以盡意。乞亮之。得寓園雜記甚喜。計八十餘葉。可留二三日。錄完奉納。

又

初約會時。草率相叙。事又創於表兄。僕不宜妄自主張。表兄又不即言實。不知其意何如也。僕

表兄雖俱在門下。新故亦微有不同。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。而僕乃有自外之心。且諸君意不在會也。特欲因緣以接餘論。即執事不肯幸臨。諸君從此解體矣。僕特以輪次當速。乃實諸君之事。非僕一人之私也。僕雖得謫。而諸君何罪焉。明與諸君拱候。拱候之不至。則相與候於門下。必得請乃已。僕無知者。稚子畜之而已。勿以大人意見。與之較短論長也。

又

前夜得侍左右。語及僕家事。多方顧慮。言人所難言。僕何人斯。乃辱執事知愛如此。而來書又復推獎太過。以為與僕談論。比之飲醇。此非僕有所感動。蓋別久復聚。人情當爾。僕以庸才。不能自恣放。如古豪傑。幸而耳目未甚昏塞。自少讀前人書。往往若有慨於中者。私心以為是猶饑之必當食。寒之必當衣。非曰虛名美譽。足以豔慕人而已也。顧末俗意見。自為一種。間出一語。稍或高聲。共訾笑之。以為狂。掩耳走去。至不欲聞。用是默默無所言。以為雖言亦無益。頃歲補學官弟子員。衣冠之士二百餘人。時嘗會聚堂下。笑語喧嘩。而僕踽踽無所與。讀壁上碑刻。仰面數屋椽耳。雖稍與往來。謂之相厚者。至今亦不知僕為何人。乃辱執事知愛。期以古人。以是不覺盡言於執事。在他人謂之嘿。在執事謂之辯。執事所謂可人意者。乃所以為拂人意者也。執事恐南北仕宦。未免乖違。亦不必為此無窮之慮。嘗憶去年此日。酌酒池上。於時梅花將發。天氣融融。如春仲季。日初沒。西南雲色郁然。與溪水照映。兼有王生餘樂。明旦辱以詩召。有花枝乃負隔年期之句。今豈可得耶。乃知離合自有數。即今目前而已然矣。呂成公初婚。一

月不出。乃有左氏博議。人言有無叵測。然使僕效亦無不可。但偶未能耳。來索前書。未敢如命。留之以志吾過。

又

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。夫人之所畏者。必曰勿使某人知。又曰毋為某所短。如執事者。從容出一言以相讓。於僕已無所容。今書傳之不快。又眾辱之。藥之苦也。更有毒耶。雖然。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。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。前書所云。中頗冤抑。聊自明耳。僕於自責。實不敢少恕。居常悒悒。媿見鏡中影。與人言亦無味。自念十一二時。已慨然有志古人。比於今猶碌碌不自克。凡人不為君子則為小人。古豪傑之士。日夜點檢。然病根卒不能去。顧余何人者。見人呼為小人則怒。自揣得為君子否也。孟子曰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。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。若此者。所謂義也。然充無穿窬之心。必施於有穿窬之心之地。充無受爾汝之實。必施於受爾汝之時。乃今得其幾矣。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。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。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。朝歌勝母。古人所惡。但曾參居之。將益深色養。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。故曰益用凶事。固有之也。昔人謂種樹者。爪膚搖本。而去復顧。適有以害之。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。使其能自長。即謂知。方承主人佳意。當一日拱把也。豈可謂害之。今而後僕知所勉矣。別後多事。延緩至今。乃始得作書以謝。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。

又

贈言一首。繕寫如右。僕讀易深有感於否泰始復之際。蓋天下之壞。其始必自一人治。而其治也。亦自一人始。此僕於執事之行。深為之惓惓也。自惟鄙拙。不習為古文。聊發其所見。不能櫟括為精妙語。徒蔓衍其詞。又不知忌諱。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。幾欲自毀。而又不能已也。僕年已長大。無所成。慚負古人。居常嘿嘿。不自得。執事行且立朝。功業當遂赫然。僕若不至狂病。異日得遂所圖。於是從容閒暇。與田夫野老。歌咏先生長者之德。紀述太平之盛事。以振耀千百萬年。視彼班生為竇氏執筆。愧之千載矣。區區今日。非所論也。

示徐生書

徐生傳。學於余四年矣。世學之卑。志在科舉為第一事。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。摩然求止於是。生非為科舉文。不以從予。予不為科舉文。亦無由得生。然予之期於生者。世未之知也。今年正月。予遊金陵。生為書數百言。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。予未有以答。及是。予將計偕北上。生愈不自聊賴。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。夫聖人之道。其迹載於六經。其本具於吾心。本以主之。迹以徵之。燦然炳然。無庸言矣。心之蒙弗亟開。而假於格致之功。是故學以徵諸迹也。迹之著莫六經若也。六經之言。何其簡而易也。不能平心以求之。而別求講說。別求功效。無怪乎言語之支。而蹊徑之旁出也。生其敏勵以翼志。靜默以養實。檢約以遠恥。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。六經之道。必有見乎其心矣。苟唯浮逞詳靡。與庸同事。而口舌是怨。曰吾有以異於人人。則非獨生欺予。予亦欺生也。因書以勉生。且以貽二三子。

與潘子實書

有光頓首子實足下。頃到山中。登萬峰。得足下讀書處。徘徊惆悵。不能自歸。深山荒寂。無與晤言。意之所至。獨往獨來。思古之人而不得見。往往悲歌感慨。至於淚下。科舉之學。驅一世於利祿之中。而成一番人材世道。其敝已極。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。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。榮辱得喪。纏綿縈繫。不可脫解。以至老死而不悟。足下獨卓然不惑。痛流俗之沉迷。勤勤懇懇。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。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。以僕之無似。至厪誨語。累數百言。感發之餘。豈敢終自廢棄。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。今宋儒之書具在。而何明經者之少也。夫經非一世之書。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。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。甚者又好高自大。聽其言汪洋恣肆。而實無所折衷。此今世之通患也。故欲明經者。不求聖人之心。而區區於言語之間。好同而尚異。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。足下之高明。必有以警憤憤者。無惜教我。幸甚。

與嘉定諸友書

有光頓首諸公足下。僕為奔車所傷。苦腰痛。久卧城中。比因亢旱。家人乏食。扶曳到安亭。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。驚惋累日。嗟乎。烈婦已矣。今日彰善癉惡。固有司之事。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。亦諸君子之責也。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為惡者之罪。且將申明旌別之典。眾庶欣欣有望。茲者獄久不決。而檢驗之官屢出。竊恐元兇漏網。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。僕之不佞。得託交於下風。風欽諸公之高誼。以為可以明白頌言之者。惟諸公而已。竊望於釋菜都講。

之餘。不恤一言。以申烈婦之寃。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。惟諸公留意焉。而或者之論。以為致人於生可也。致人於死。仁人之所不為也。不思生者可念。則死者何辜。烈婦之死。極其慘酷。凡有入心者。皆欲嚮而食之。元惡大憝。暴戾恣睢。據人之室。竊人之財。殺人之婦。此而不誅。則人將相食。國家之典法。亦為無用矣。或又以為賞罰有司之典。士不得而與焉。夫平常一政事。無所與可也。邑有大寃大獄。有司方垂公明之聽。而士懷隱默之心。則亦無貴於士矣。居今之世。耳目所及。可以忿疾者何限。顧非力之所及。則已。僕以為烈婦之事。諸公有可言之義。輒緣春秋之義。以責諸公。又恐道遠。諸公不能詳。敢述所聞云。

與沈敬甫

孔子曰。操則存。舍則亡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此即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之意。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。不是。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。甚好。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。貧賤憂患。累他不得。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。羞里之囚。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。雖號泣於旻天。又有在牀琴時也。公孫碩膚。赤罵几几。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。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。來書不能一一為答。當以此存心。便覺天地空闊。生死隨大運。更無一事矣。

與林侍郎書

昨進造。承款待過厚。忘其隆貴。而念三十年故人。極增感歎。有光蓋有所欲言者。自以有塗汙之負。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。因含濡以退。還別以來。又自悔恨。士固有所託。苟以謂素知者而

不告之急非也。自為縣奮勵欲希古人。喁喁之民稍慰拊之。知嚮風矣。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。從之者如此之易也。獨其異類莫可馴擾。其在上者肯意各殊。雖強與之權。而若以膠合。終不可附麗。以故往往多謬。始知今世為吏之難在此。昨得稍遷。何敢薄朝廷之官。而知其所繇來。有不善者。以故謹避之。方覺心閒而無事。可以自安於田里。而彼士之為不善者。蝟起小民。有尸祝之情。而有司起羅織之獄。姑以吏骨為名。微文巧詆。實行排陷之計。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校蕭長倩之放散官錢。吏被迫脅。以自誣服。馬季長儒者。為梁冀書。李子堅獄辭。則李公死有餘辜。今彼爰書。出於豪猾怨仇之手者。何所不至。故士欲以廉名。則以貪污之。欲以仁名。則以殘敗之。信口而言。信手而書。幾無全者矣。使下得以誣其上。賢者為不肖之噬嚙。人情風俗以得勝為雄高。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。此大可懼也。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。歸於自潔其身。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。莫公省中大官。於鄙人亦雅知之。更藉左右重言。庶幾其可信。非敢望營進。而期於潔其身。此亦士之自處也。伏乞諒察。

寄王太守書

昨承明府論及水利。匆遽辭別。不及盡言。有光非能知水學者。然少嘗有意考求。見廬公武郡志。止抄錄事跡。略無綱要。今新志因之。而近來言水利者。不過祖述此耳。嘗訪求故家野老。得書數種。獨取鄭氏二三家。斷以為專門之學。遂彙錄成書。非能特有所見也。唯以三吳之水。瀕於太湖。太湖之水。泄於松江。古今之論。無易此者。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。嘗又讀禹貢。注三江。

者。訖無定論。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為是。故定以為三江之圖。明府見論。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。有光所論三江之水。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。江水自吳江。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。旁近之田。固藉其灌溉。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。蓋不止此。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。以出之海耳。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。固皆高仰。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。皆低窪多積水。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。若吳淞江開濬。則常熟自無積水。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。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。何與於吳中水利。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。蓋自來論吳中之水。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。自孔安國以下。以中江北江為據。既失之泥。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。故當從郭景純。唯三江之說明。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。經曰三江既入。震澤底定。先儒亦言三江自入。震澤自定。丈不相蒙。然吳淞一江之入。震澤底定。實係於此。經文簡略不詳耳。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。漫與諸浦無別。不辨原委。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。止求太湖之三江。用力雖勞。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。但欲復禹之跡。誠駭物聽。即如宋郊宣時之丈尺。時力亦恐未及。而水勢積壅為害。欲求明府先令所在。略據今日河影。開挑茭蘆。使自崑山夏駕口。至嘉定柵橋。尋入海之口。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。今春量賑饑之穀。召募饑民。或可即工。又旁江之民。積占茭蘆。皆以告佃為名。所納斗升之稅。所占即百頃之江。兼之漲灘之稅亦多。更胥隱沒。官司少獲其利。昔宋時圍田。皆有禁約。今奸民豪右。占江以遏水道。更經二三年。無吳淞江矣。若責所占之人。免追花利。止令隨在開挑。以復舊跡。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。有光二十

年屏居江上。未嘗敢獻書當事者。異日呂公有意水利。然以平日非相知。不敢有所陳。前以分司舊識。因開瓦浦問及。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。敦行古誼。虛懷下接。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。故特有言耳。然區區所望於明府。有大於此者。昔魏王召史起。問漳水可以灌鄴田。子何不為寡人為之。史起曰。臣恐王之不能為也。王曰。子誠能為寡人為之。寡人盡聽子矣。史起敬諾。言之於王曰。臣為之。民必大怨。臣大者死。其次乃籍臣。臣雖死籍。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。王曰。諾。使之為鄴令。史起因往為之。鄴民大怨。欲籍史起。史起不敢出而避之。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。已行。民大得其利。由此言之。興一世之功。不當恤流俗之議也。區區之見。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。即日渡江。違離節下。豈勝瞻戀。因還舡附此。不宣。

與傅體元書

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。不論文之工拙。但依違兩可。主意不定。不曾說得向來本意。有負使者。郡太守採訪之盛心。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。作一議借前箸籌之。或尚可濟。天下之事。不在大。此法起於一二小夫淺見。街談巷語。顧九和在告。熟聞此言。後來入閣。銳意更變。霸州出其門下。特承迎之。主意原不好。吳氏被其流毒二十年。今不攻其本。却從枝葉上說。殊不可曉。即如撥役時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。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。祖宗以來。一百七十年。不見有司於撥役外增一役。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。乃至增銀自七釐七豪至四分有奇。此亦易曉。原本實在變法。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。取於下。有漸而不偏。用於上。有經而不過。如

此又何容別議耶。如此論新法。而反回護金陵也。吾等心知其害。祇有司虛心訪問。又不端言。與小民同其暗啞。甚為可歎。平生為時文。不肯學黃口兒語。以致困窮。今垂老無用世之望。已矣。諸公壯年。於天下事。不可不隨事究心。庶他日立朝。為有用之學也。

與王子敬書

寄來文字皆看過。但說丁田。開口便不是病源。只因王太守變亂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。今皆說其法盡善。止為後來行之不善。却是附和書冊。非當時與諸公原議。不若察院原來文書。反無偏主。便可依他說。松常鎮用舊法。如何民無他議。惟此何故紛紛。利害便見矣。不改其本。止就末流上說。甚好笑。縱如新太守復舊七釐八毫。不點差。只恐一二年後。點差增加。復如今日也。朱子嘗言。論新法者。不為不多。能識其本原中。其要害者甚少。宜介甫詆以為俗也。論天下事多類此。如何可哉。只是吾輩說不出。官是西北人。如何曉得。欲入城商議。為往來不便。亦懶作文字。姑俟月盡相見議之。陶節婦傳。昨大風中。為作得。秉筆更似嚙冰雪也。藁在敬甫處。

與周子和大參二首

居京師。日日趨朝。朝罷入閣中。宰相出。然後隨而出。然殊無一事。修史則職守掌。彼皆治庖者。僕乃尸祝耳。制誥皆有舊式。惟贈告間為之。於世間榮辱得失。了不關於胸中。謂可以避世。非謬也。諸公相憐。謂更有別處。僕殊無望於此。日在金鋪玉砌間行。殊不覺勞也。本欲即歸。生平強項。不肯被鄉里小兒。以虛弦驚下耳。荷茶陵公相知。今日改謚文毅。弟適當草制。甚喜。幸公